

□ 荷花池

弹一星”重点项目——“溶剂萃取法核燃料后处理”工艺研究项目为故事原型创作的五幕话剧取名《紫荆花开》，在建校90周年演出取得极大成功。以紫荆花命名的各种标识和符号在校园内外接续传承。在入学通知书紫色的信封上，印有紫荆花簇拥着清华二校门；毕业典礼上同学们身着的新版学位服主色也是校色“清华紫”。校内有紫荆公寓、紫荆操场、紫荆食堂，校外有校友紫荆跑团、校友紫荆读书会等各种联谊组织，让众多校友在毕业后延续光大着清华托付给他们的理想与信念。作

为校色的紫色和作为校花的紫荆花，已经融入到一代又一代毕业生的血液中。正如1930级季羨林先生在《清华颂》中写的：

“在这四时变换、景色随时改变的情况下，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背景，那就是西山的紫气。‘烟光凝而暮山紫’，唐朝王勃已在1000多年以前赞美过这美妙绝伦的紫色了。对我来说，清华园这一幅母亲的形象，这一首美丽的诗，将在我要走的道路上永远伴随着我，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。”

紫荆花，映衬着紫色的悠扬，值得清华人永远铭记的校花。

记忆微光中的大礼堂

○杨 蓉（1988级汽车）

每次听见《友谊地久天长》的旋律，我都会有片刻恍惚，仿佛回到了清华礼堂。三十年过去，许多往事都渐渐褪色，只有星星点点的记忆像微光，依然照亮我的人生。

1988年上清华，在这个中西合璧的美丽校园，我第一次见到了蓝天下，砖红色的大礼堂，圆形穹顶，白色石柱，前面是绿色的大草坪。清华学子在这里开启梦想，也在这里挥洒艺术的才华。

演讲

校长、嘉宾和学生在这里演讲。印象最深的有几个，一次是校长张孝文说：“有时候感情要粗糙一点。”这句话对我这样敏感多思的人是有用的，在后来的人生中时时想

起。另一次是钱三强的演讲，里面有一段在美国实验室吹玻璃的往事，听完留下了一个印象：科学研究的光环之下，需要无数单调和平淡的时光，需要真正的热爱和坚持才能走下去。还有毕业生代表左涛的讲话，内容已经不记得了，他和陈崇军是



大礼堂前，左起：汽8侯杰、王德新、张丽珍、杨蓉、宋萍、汽9宋红

我的高中同班同学。我当时感慨，从贫穷的四川小城出发，只要我们努力，也可以在这所顶尖大学有一席之地。

艺术圣地

到清华，第一个感慨就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无论你喜欢什么，都有人可以作你的老师，从十几岁学子到白发教授，每天各种思辨讨论。各大社团人才辈出。无论你喜欢的是原子物理，还是道教佛学、文学艺术、武术太极……喜欢体育的，这里有奥运冠军；喜欢健美的，北京市健美先生是你的学长；喜欢诗歌的，有一群诗人陪你朗诵海子的诗。如果喜欢唱歌跳舞音乐的，大礼堂会是你的圣地。

几乎所有的演出都在大礼堂。最受欢迎的是每年一次的校园歌手大奖赛，可谓一票难求。因为我们宿舍有歌手侯杰，每次都能幸运地拿到亲友票，欣赏到最精彩的演出。许多演员的名字和表演的节目大都遗忘了，但记得吉他伴奏Sound of Silence悠扬的和声，蒙着眼睛唱《一块红布》的压抑和激昂，还有一些堪比专业的献唱。每次侯杰都选好了歌，认真准备，每天练习，结果经常到比赛的时候，嗓子疲劳出了状况。我坐在下面，紧张地听她的演唱，第一次体会了粉丝为偶像现场应援的患得患失。后来清华最出名的校园歌手是李健，我女儿都能唱他的《传奇》。

大礼堂有各种各样的演出，最令人惊艳的是杨丽萍的《雀之灵》，如仙如魅，不似真人。后来看过拉斯维加斯和百老汇的许多绚丽歌舞，清华礼堂那个简单舞台上的孔雀舞，依然是我记忆中最美丽的舞蹈。



1996年，杨蓉（左）回校游玩，借了国标队的裙子和赵阳（1992级精仪）合影

参与的舞台

我自己第一次参加的演出，是我们班新生合唱《血染的风采》，张丽珍和吴为民朗诵，侯杰、吴大军、王德新、罗瑞锋等一人一句领唱，然后全班合唱。侯杰独唱了《掌声响起来》，这次演出发现我们班人才济济。

一直怯于舞台的我，在这里也终于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舞台梦。在我编舞《望天》和《雪在烧》的过程中，侯杰、张丽珍、王德新一直给我鼓励：“你可以”，让我能坚持下去。《雪在烧》需要男生，我到宿舍让他们一个一个学动作，然后选人，从来没有跳过舞的男生们，每个人都认认真真地学习，一板一眼地做动作，落选了也绝无怨言。选好后大家一起排练，舞蹈队的况维也来帮我们示范动作。我还曾经参加过热汽系的健美操队，和空八、内八的女生一起去北京体育学院学习。然后我们在大礼堂的舞台上随着音乐蹦蹦跳跳，活力满满。

后来我鼓起勇气参加了舞蹈队，虽然韧带很差，下不去腰，每次看见其他队友完美的舞姿暗暗自卑。张丽珍在宿舍帮我压腿，我疼得全身颤抖，最后也还是差强

□ 荷花池

人意。有幸在舞蹈队的专场演出中和其他队友一起跳了俄罗斯舞和孔雀舞，孔雀舞的服装还是从东方歌舞团借来的，演出永远让人紧张而兴奋。还记得那次男生们表演了Michael Jackson的*Beat it*，场下一片尖叫。

电影

那时候，大礼堂偶尔会在周末上映电影。片子不多，所以会重复放映一些老电影。几乎每年我都会去看《罗马假日》和《魂断蓝桥》。格里高利·派克英俊潇洒，奥黛丽·赫本清丽无双。后来我和先生去了罗马，站在The Colosseum门前，想起他们曾经在1950年代骑车走过那个路口，不由感慨“世间好物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脆”，那样的美人，也只留下影像供人赞叹。

《魂断蓝桥》也是黑白片。几十年过去，我还能想起费雯丽美丽的眼睛，在那张像瓷器一样精美的脸上，在《友谊地久天长》的旋律中，蓄满泪水的眼睛，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脆弱感，悲剧就是把最

美的事物摧毁给你看。后来看了《飘》，我才知道她有一双绿色的像猫一样的眼睛。每次看完《魂断蓝桥》，《友谊地久天长》的歌声都会反反复复在我耳边回荡。

大草坪

夏日的夜晚，我们班的同学会相约在大礼堂前的草坪上，席地而坐，随意闲聊，一起唱歌，从《北方的狼》《恋曲一九九零》到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。草坪上有情侣在轻声密语，有校园歌手在边弹边唱。弹唱应该算清华的一道风景线，多年以后，我的密友说，她曾经从北大骑车，路过清华大礼堂，夕阳下，看见一位少年独自坐在草地上，信手弹奏吉他，自在地歌唱。她怦然心动，推着车慢慢走过，没敢上去打扰。

友谊地久天长

时时从各种节目里听到《友谊地久天长》的旋律，都会有刹那的恍惚，仿佛又回到大礼堂。在明暗光影间，坐在那里，

跟朋友一起看《魂断蓝桥》电影；跟同学一起看校园歌手大奖赛；或者跟31个同班同学一起，身披学士服，头戴学士帽，齐齐整整在礼堂前照毕业留念。那一张张年轻的容颜，因为告别而含泪的双眼。此后一别经年，同学散落在世界各地，偶尔聚会喝一杯酒，倾诉红尘里各自的悲欢。如今三十年过去，申剑同学成了陪伴我们的一颗星，人生短暂，只有那些记忆中的微光，依然给我们温暖。



汽81毕业留影